

我有正能量：舞出方向 蹈破聽障

2018年01月14日(日) 08:00

[更多新聞短片](#)

0:33 / 2:18

畫質 - 自動
480p



一班年輕的聽障人士打破自身的規限，藉舞蹈舞出人生。

1/8

舞蹈講求身體的躍動與音樂的配合，但當耳朵聽不見，身體又如何合奏呢？這班十來歲的聽障人士，對於人生未來的路向或許仍然舉旗不定，卻義無反顧將精

力，投放在一門似乎不可能的技藝上，嘗試發掘身體的其他可能性，誰想到卻從舞蹈中找回人生的節拍。

舞蹈老師傑Sir經朋友介紹認識一班聽障學員，當中有人輕度聽障，亦有接近完全失聰的學生。部分能借助助聽器聽到微弱的聲浪，但各人主要以手語溝通。上課前後，學員們酷愛大伙兒圍在一起打手語聊天，不惜手語的傑Sir初時難免被排擠在外。後來他依靠肢體語言表達，亦開始習慣以誇張和緩慢的口型讓學生們更容易讀唇，更嘗試學習手語，惟總是搞混「喜歡」和「有」兩個同在下巴附近的手語。

聽力的障礙令學員難以掌握音樂的概念，「當你無聽過音樂你唔知節奏要even（平均）嘅，唔會時快時慢」，因此跳舞時容易出現走拍的現象。傑Sir為了讓他們感受拍子的節奏，會在他們的肩膀上打拍子：「拍」、「拍」、「拍」，表演時亦會在他們跟前數拍子，令整體舞步更為一致。

試想想，聽不到節拍，聽不到音樂，你的舞蹈能依仗甚麼？可能只有「堅持」二字。「堅持你識點講，你識點寫，你識同人講『你要堅持』，但究竟要點樣以身作則？」傑Sir在他們身上得到啟發。團名「Sound²」，聲音的二次方，就是緣自他們對音樂不懈的努力，當中的付出與一般人相比可能是兩倍，甚至更多。他謂：「有人同佢哋講『你哋聽障跳唔到舞嘅，你哋對跳舞同音樂係完全連繫唔到嘅，完全無Contact嘅』」，不過他們卻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去年更進入「全港中學生舞蹈大賽」決賽，雖然最終沒有勝出，但對於傑Sir來說，他們的表現已是「全場冠軍」。

作為一個舞蹈老師，傑Sir對這班學生卻有不一樣的要求：「其實我一路以嚟對佢哋跳舞跳得好唔好睇係其次」。着重的卻是他們對未來的思考：「『首先點解要跳舞，跳呢隻舞有咩體驗，之後會唔會繼續學跳舞』先係我會不停問佢哋嘅問題。」一開始夢想似乎離他們很遠，有人說：「我夢想係早啲放學，快啲返屋企打機」，但如今他們卻有明確的目標。

17歲的雪盈是Sound²中最年長的學員，她指未學習跳舞前覺得自己是聾人，總有迷惘的時候，跳舞後才明白到失敗是必經的階段，「人生並不是完整的」，所以才要令自己進步。她希望將來能當上一名美術老師，「社會上有很多聽障人士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所以希望當上老師後能教育下一代聽障人士，幫助他們發掘興趣，找尋理想。」熱愛打機的Marco今年15歲，他自言由於聽障問題，社交上總是不夠大膽，亦不注重團隊合作。學跳舞後發現合作才能事成，大家必須團結一致，整體效果才完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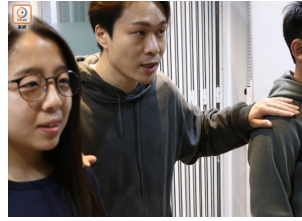
「有冇諗過Sound²去到幾多歲？」傑Sir問。「永遠！」學員天真地答。看着大伙兒圍圈嚼着零食，飛快地打着手語，笑聲始起彼落。明知世事無永恆，大家依然微笑相信。



Sound²或許不是舞步最齊整的舞蹈團，卻可能是最安靜而又最多笑聲的舞蹈團。



作為舞蹈老師，傑Sir更重視學員對未來的思考。



為了讓學員感受拍子的節奏，傑Sir會在他們的肩膀上打拍子。



Sound²當中有人輕度聽障，亦有幾乎完全失聰的學員。



傑Sir會在前頭數拍子，令整體舞步更一致。



只要認真起來，Sound²的表現絕不比其他人差。



雖然跳舞室總是很安靜，但笑容從不缺席。